

核心提示:

10月10日,两名公安民警把一纸“撤案决定书”交到梁丽手上,轰动一时的“梁丽捡金案”画上句号。从梁丽被拘捕,到可能面临无期徒刑,再到最后取保,到最后公安部门撤销案件,梁丽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,她的家人也跟着做了一场噩梦。如今噩梦醒来,梁丽和她的家人最大的期望是什么?在被羁押期间,是什么让她的家人不倦奔走?梁丽老公刘建华向《郑州晚报》记者独家披露心路历程,讲述其为妻奔走的苦与累,为妻担忧的泪与愁。

晚报记者 熊堰秋/文
广州日报/轩慧 供图



河南省
报纸新闻
名专栏



梁丽和她的家人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回归从前的平静生活

“捡金女”丈夫披露救妻心路历程

为妻奔走,睡觉都是在公交车上

郑州晚报:梁丽案件基本算是尘埃落定了,你怎么看待这次家庭的不幸?

刘建华:我和梁丽老家都在河南,她娘家在商丘,我老家在开封,是众多来深圳打工者中普普通通的一员。抱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来到深圳,我们夫妇朝出夕归,辛勤工作,本本分分,怎样也不会想到,2008年12月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会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中。梁丽上班时捡到一箱价值300万元的黄金首饰,把箱子带回家中,随后发生的事情彻底撕碎了整个家庭的平静。

郑州晚报:回想你为妻子奔波的9个多月里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

刘建华:现在想想,真不知这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。梁丽出事前,我就在深圳劲嘉彩印集团上班,从事印刷机器维修工作。梁丽出事后,

孩子天天哭着要妈妈,80岁的老母亲为此哭得双眼混浊,看不清东西。为了孩子上学,为了生活,我不敢辞掉工作,一边工作,一边为梁丽的事多方奔走,还得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。后来,随着媒体的报道,单位领导也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,就多方照顾我,经常把我调到夜班。那段日子,我常常是夜里在单位上班,白天跑梁丽的事,睡觉都是在公交车上。

郑州晚报:确实够辛苦了,有效果吗?

刘建华:最初的几个月,我几乎跑遍了深圳大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,希望得到法律援助。后来,通过老乡推荐,司贤利律师为梁丽提供了公益的法律援助。我每天都会到看守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,希望能见一见梁丽,哪怕远远地看她一眼也行,可这些竟全是奢求。

想着妻子还在受苦,强令自己坚强

郑州晚报:碰到的全是挫折?

刘建华:我曾经两次为梁丽取保,都遭到了拒绝。第一次去取保,检察院说不符合条件,具体不符合什么条件,当时检察院也没说。第二次取保时,检察院又说,一个案件不可能有两个结果,那意思是,前一次已经拒绝了取保,现在也不可能让我取保。说实话,我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,梁丽的整个案件,经过了两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,时间长达9个多月,我整个人差点崩溃。

郑州晚报:最后怎么坚持过来的?

刘建华:我不止一次绝望过,也消沉过。可我想,我不能崩溃,我要是崩溃了,梁丽怎么办

呢?孩子和老人怎么办呢?为了家人,我得坚强起来,一定要坚持下去!

梁丽本人在里面是什么样?我不敢想象,苦与累倒在其次,关键是希望渺茫或者没有希望。其间,我曾多次到检察院,希望见到经办梁丽案件的检察官,几乎都不能实现。我只能通过电话,从他们口中得到一点点案件的进度情况。我没有办法见梁丽,只能靠律师给她送点钱,让她感受到我和孩子就在她身边,让律师转告她一定要坚强,一定要照顾好自己,我和孩子、老人每天都盼着她能早点回家。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,事情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

妻子归家,儿子不敢相认,吓得直哭

郑州晚报:梁丽取保,你见到她时,她的情绪如何?

刘建华:9月10日我正在单位上班,14点30分,我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,要我赶到检察院,也没告诉我干什么。我来不及多考虑,慌慌张张赶到检察院。接待我的钟检察官说:“案件经过我们细致的侦查,梁丽已没有再关押的必要,现在我们决定给予取保候审,你要签一份保证书。”我当时心里还想,先前两次不让取保,还说一个案件不可能有两个结果,现在又主动要取保,我搞不清法律是否有这样的规定,顾不得多想,我就签了保证书。拿着保证书和办案的钟检察官一起来到了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。当时已经是5点30分了,钟检察官说要快点,说看守所要下班了。她慌慌张张走进看守所,接下来就是我焦急的等待。这时候大门口赶来了大批记者。

郑州晚报:当天晚上你见到梁丽了吗?

刘建华:6点左右,我看到了9个月零一天

未见到的梁丽,她头发白了很多,两眼布满血丝,脸色蜡黄。脚上穿着拖鞋,走路艰难。一看见我,她抱住我就大哭起来,嘴里不停地说着:“我又没有干什么坏事,干吗关我9个月?”她身体瘫软,我扶着她勉强走了几步,上了记者的采访车。回家的路上,她不停地哭,在场的每一位记者都掉下了眼泪。

郑州晚报:梁丽回家了,儿子见到妈妈是什么反应?

刘建华:我的儿子你就叫他小宇吧,今年9岁,正上小学四年级。梁丽刚被关押的时候,他天天哭着要妈妈,每晚都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?经过9个多月的分离,儿子与他妈的感情好像有些疏远了。梁丽回家见到儿子时,由于头发凌乱,还白了很多,穿的衣服也是捡别人的,裤子上还烂了一个洞,儿子见她那样子,当时木呆了,死活不肯靠近。不一会会儿后,儿子终于喊出了妈妈,霎时间扑进妈妈怀里哭起来,当时我的心都碎了。

借助《郑州晚报》,向家乡和全国的热心人说声谢谢

郑州晚报:你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大起大落?

刘建华:梁丽的案子,能有这么大的起伏,主要是因为梁丽的行为本身就不是什么偷窃,而是一种捡拾行为,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。在这个事实基础上,网民的持续关注,媒体的跟踪报道,将这个案子放置到了公众的关注和监督之下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可以这么说,没有舆论的参与,这个案子可能得不到阳光公正的处理,从这个角度上说,我要对许多热心人说一声谢谢。

《郑州晚报》是我家乡的媒体,先后两次采访梁丽的案件,我想借助《郑州晚报》,向家乡、向全国的热心人士,真诚地说声谢谢!

郑州晚报:梁丽的案件,你的奔波经历,能对社会有哪些启示?

刘建华:我想说,通过梁丽案件,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学习法律,了解法律,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。同时也希望中国执法环境得以完善,

执法者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,在执法过程中既要打击犯罪,也要从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,让更多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灾。梁丽案件的广泛报道,但愿是一次普法宣传,今后能让更多的人受益。

回想案件的整个过程,好多问题都值得思考,甚至还有些想不通。首先,案件并不是很复杂,机场到处都是摄像头,警察通过监控,可以很快找到梁丽,梁丽也不至于把东西带回家。其次,案件发生以后,梁丽的众多同事相继到公安局给梁丽作证,这说明当时不是偷窃。可公安部门5月份还在召开新闻发布会,说梁丽主观上有盗窃意图,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,这些做法和说法合适吗?再者,案件到了检察院,每次都是到法定时限的最后一天才给出结论,虽然都在法定时限内,但是不是可以提前呢?所谓的效率哪里去了?

最大期望是回归从前的平静生活

郑州晚报:现在许多人呼吁梁丽应该申请国家赔偿,你会申请吗?

刘建华:确实也有不少人劝说:“这事儿不算完,你得申请国家赔偿。”我请教过司律师,梁丽的这种情况申请起来有难度,国家赔偿是在证明当事人无罪后再作的赔偿,而梁丽目前被检察机关定性为更符合侵占罪的特征,虽被关押9个月,可没被宣判,可能难以获得国家赔偿。最主要的原因呢,我和梁丽都是普通的平民之家,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非非后,经不起再多的折腾了。

郑州晚报:今后有啥打算?一家人近期会

回河南吗?

刘建华:梁丽刚做完手术,现在身体正在恢复中,不适宜坐长途车。孩子也在上小学四年级,我还在原来的单位上班,近期返回河南的可能性很小。经过这件事后,梁丽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创伤,她不会再回到机场上班,可能会在家里养病,恢复身体,慢慢地走出这个事件对她造成的心理阴影。我们这个渺小的家庭将近一年没有笑声了,我们期望赶快回到从前那种平静的生活中,让孩子和老人能快乐一些,也希望梁丽的身体尽快好起来,忘掉过去,重新面对新的生活。

梁丽老公深情手记

希望我们家慢慢地好起来,让那些无边的灾难远离我们

梁丽蒙受9个月零1天的不白之冤后,第二天,我看她身体虚弱不怎么吃东西,就带她去检查一下身体,谁知道这一检查,让我如五雷轰顶。医生悄悄告诉我,梁丽腹部有一个肿瘤,需要马上住院动手术,我当时木木地站在那里很久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久久的,我缓过神,慢慢挪动一下脚步,抬头看了一下躺在检查床上的梁丽,再也止不住眼泪……心里的反应,问有什么问题没有。我没回答她,她身体很虚弱,眼睛浮肿,眼内布满血丝,真的无法想象她在看守所是怎样度过260多个日日夜夜的。她告诉我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孩子和老母亲,看着室外31℃高温还穿着棉衣的老婆,我心酸不已。检查完几项之后,梁丽问我这样检查要多少钱?我告诉她500多元,她马上要走,说什么也不再检查了。她这人特别省,以至于身体这样了,还担心家里经济承受不了。拗不过她,只好回家,她一路上不停地埋怨花这么多钱。

希望我们家,希望我的老婆慢慢地好起来,让那些无边的灾难远离我们,也衷心祝愿所有的好人幸福美满,永远平安!